



万家灯火



双雪涛等
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万家灯火



双雪涛等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家灯火 / 双雪涛等著. — 沈阳 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313-5415-4

I. ①万… II. ①双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2623 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图书策划: 单瑛琪

责任编辑: 张玉虹

助理编辑: 胡志强

责任校对: 于文慧

封面设计: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
版式设计:  辽宁鼎籍文化创意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60mm × 230mm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13-5415-4

印 张: 13.5

定 价: 39.00 元

本书所涉部分文字作品著作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

电话: 010-65978917, 传真: 010-65978926

E-mail: wenzhuxie@126.com

— 目 录 —

你是我窗口最温暖的烛光	双雪涛	001
我的母亲	老舍	007
背 影	朱自清	015
母 亲	石评梅	019
遥远的苹果	王智君	031
父亲的家书	柯云路	035
我的母亲	胡 适	039
老夫老妻	冯骥才	045
父 亲	薛燕平	055
纺车声声	贾平凹	063

给 妻	张国际 077
父 亲	姚 良 081
不 舍	赵 丽 087
有了小孩以后	老 舍 097
祖父死了的时候	萧 红 103
父亲和他的故事	胡也频 109
我的母亲	邹韬奋 119
风 箏	鲁 迅 125
守 岁 烛	缪崇群 129
一个人在途上	郁达夫 135
儿 女	朱自清 143
正月里的思念	刘学敏 151
母亲的时钟	王鲁彦 155
父亲的教诲	谢尚发 165
大地的子宫	周齐林 169
多想成为你的骄傲	边凌涵 187
这辈子最爱的人	常 草 195
春 漫 漶	沈 念 201
乡愁是一个监视器	荆 方 207

你是我窗口最温暖的烛光

双雪涛



可能是因为写小说的缘故，我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，虚构品某种程度是一种偏得，也是一种消耗，至少对我来说，我把有限的奔腾置于纸上，开拓梦境，生活里经常面无表情。尤其过了三十岁，越发接近中年，一年也难得大笑或者尖叫一回，所以当我的儿子出生，我突然间流下眼泪，看着爱人面孔苍白，竟当着众人去吻她，实在是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儿子的生日蛮好，十月十号，东北的秋天通常有很多收成。他如猫一样小，脖子软绵绵，倚在护士的肩上大哭。我极想跟他自我介绍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自此以后，命运纠缠，不消介绍也会相互了解。他有一双漆黑修长的睫毛，像女孩儿，可是小鸡鸡被护士公开展示，确凿无比。因是剖腹产，鼻腔里有些黏物，睡觉还有点打呼噜。第一晚，我几次起来喂奶，媳妇刀口剧痛，有屁放不出来，可还是几次把儿子抱在怀里，和他聊天。要知道，我这媳妇最不耐疼，在单位午睡，把胳膊压麻了都掉眼泪，而在下最爱睡觉，有点像狗，一旦被惊醒，攻击性极强。那天夜里，我便清楚，我和她的人生就此改变，不用老师督导，不用父母叮咛，自我便修正了程序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俩独生子女，漫长的青春期宣告终结。

父亲在世时，母亲常说我和父亲太像，从背影看，几乎是一个人，个头不高，还爱哈腰。而父亲于我，除了父亲，还是领袖，我从小伙伴很少，就喜欢跟着他屁股玩。他会下棋，读书也多，年少时极爱斗殴，下乡时任青年点点长，怀揣两把匕首抓赌。也爱踢足球，司职边路，是个快马。为人相当孤傲，在工厂没有几个朋友，也不爱谈论自己，可是偏爱和我母亲及我聊天，即使在我狗屁不懂的年岁，也跟我讨论国家大事，金庸古龙。吃过晚饭，三口人打扑克，

输了刷碗，按理说，父亲是个棋手，打牌应该也不差，可是不知为啥，几乎每次都输，然后就弓着腰去刷碗。据说我出生时，父亲原先等在产房门口，面目冷峻，听说生了，母子平安，竟一溜烟跑到爷爷处报喜，护士抱我出来，没有找到家属。等我回家，表哥摸了我一下，父亲上去踢他一脚，没深没浅，是你碰的？现在回忆，究其一生，似乎别无所求，只是在等我出现，然后把自己的那点本领和人格，全都赋予我，其方式偶尔粗暴，你还反天了？跟你妈怎么说话呢？大多数时候，在潜移默化里进行，想来他极清楚，在他的时代，他的价值被损毁，弹指一挥间，豪情壮志无觅处，大扫帚已把他扫到一边。而我，还有机会，承他的衣钵，追求正直与智慧，也许能替他，更为自己寻个精神上的出路。可惜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灵魂安妥处，即准备以一生的耐心和执拗，做一个小说家，他却并不知晓，或者我无法确定他是否知晓。当我的儿子出生，家人围绕，指指点点，婴儿微笑酣睡，却独缺他一个。我跑得不慢，也想去跟他报喜，我在心里想象，啊，爸，爸会说什么？面对儿子的儿子，他是否也不允许别人去摸一摸？面对孙子的爸爸，他是否有话要向我嘱咐，常年做父亲的感悟？我以想象为业，可是此时却一边想象，一边阻挠自己，享受眼前的幸福吧，让一切前行吧，领受生活给予的所有东西吧。不要向任何人、任何事发难。

孩子的成长从不含糊，转过年来便会向隅而坐，过了不久，就在地面上飞快地爬行，越过障碍，勇往直前，如同电动蚂蚁。有一天发现了天上的月亮，大喜，指着哇哇直叫，让我们同看。又过了几天，突然看着我说，爸。我说，碰巧吧，也许没有目标。他说，爸爸。我问，爸爸的儿子是谁？他拍拍自己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的血缘得

到了他的确认。有时玩具不好使，气得跺脚，然后拍开我的书房，说，爸。我便去给他修好。他一点点知道了我的功能，类似于哆啦 A 梦，家中已无安静之地，家人帮我一起捍卫书房，每次他靠近，总有人把他抱开，可是他比任何人都固执，转头就再次爬来。我的书房于是经常被敲开，有时是尿了一泡绵长的尿，向我展示；有时是遇到了难题，比如爬不上沙发，或者把小车一脚踢到了床下。有时我会因为被打断而恼怒，大部分时候我把他从膝盖下抱起，把书房留给一个未完成的句子。一岁之后，我逐渐发现他不爱看动画片，偏爱看足球和象棋，看到巴塞罗那队的传控，会安静地坐上好一会儿。不久之后，我歪在沙发上看书，他开始和我抢笔，然后在我的书上乱画。我说，这个人叫沈从文，他便集中在这三个字上划拉，一会儿“沈从文”变得一片漆黑，好像敏感词。他喜欢听司马光砸缸的故事，尤其喜欢那个掉进缸里的小朋友，每当讲到：有个小孩儿却不听大人的话……他便抬起一条腿，模仿掉进缸里的动作。媳妇正在变成一个坚强的人，通过淘宝和代购，累积了信心，成了奶粉和湿疹方面的专家，一夜起来数次给孩子盖被，却未见消瘦；老人们全都焕发了活力，似乎多年的随遇而安是为了这个孩子积攒内在的光辉，一个个不知疲倦，极其狂热。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，一个苏联女人，老布尔什维克，一生经历各个时期，十月革命，卫国战争，老了突然有一天说，我不在乎任何信仰，我现在只在乎我的孙子和外孙子，他们是我“窗口最重要的烛光”。现在才知，绝非虚言。

如今儿子已经能在园区里飞跑，和其他小朋友争夺玩具，也有了自己中意的女娃，每次见她就拨开众人和她握手。有天他和妈妈抢夺吃的，给了妈妈一小巴掌。我霍地站起说，你还反天了？众人

愣住，看我说，他这么小，知道个啥？我坐下，极想他赶快长大，和我玩扑克，跟我踢足球，我可以去守门，可以去刷碗。也许我在愚蠢地企盼自己老去，但是同时，我也感觉到自己能做挺多事情。

我的母亲

老舍



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，土城儿外边，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。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，都姓马。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，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，也有当兵的，做木匠的，做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。他们虽然是农家，却养不起牛马，人手不够的时候，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。

对于姥姥家，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。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们早已去世。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，就更不晓得了；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，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；“家谱”这字眼，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。

母亲生在农家，所以勤俭诚实，身体也好。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，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，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地打个折扣了。

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，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，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呢。我有三个哥哥，四个姐姐，但能长大成人的，只有大姐、二姐、三哥与我。我是“老”儿子。生我的时候，母亲已有四十一岁，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。

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，在我生下之前，我的家里，大概还马马虎虎过得去。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，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，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，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。

可是，我，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：我生下来，母亲晕过去半夜，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——感谢大姐，把我揣在怀里，致未冻死。

一岁半，我的父亲被“克”死了。

兄不到十岁，三姐十二三岁，我才一岁半，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。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，她吸鸦片，她喜摸纸牌，她的脾气极坏。

为我们的衣食，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，缝补或裁缝衣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。白天，她洗衣服，洗一两大绿瓦盆。她做事永远丝毫不敷衍，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，她也给洗得雪白。晚间，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，还要缝补衣服，一直到半夜。她终年没有休息，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。桌椅都是旧的，柜门铜活久已残缺不全，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，残破的铜活发着光。院中，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，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，年年夏天开许多花。

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。有时候，他去读书；有时候，他去学徒；有时候，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。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，不到两天，又含着泪接他回来。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，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。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。因此，她们做事，我老在后面跟着。她们浇花，我也张罗着取水；她们扫地，我就撮土……从这里，我学得了爱花，爱清洁，守秩序。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。

有客人来，无论手中怎么窘，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。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，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，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，又给她一些喜悦。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，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，亲自去贺吊——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。到如今我的好客的习性，还未全改，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，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。

姑母常闹脾气。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。她是我家中的阎王。直到我入了中学，她才死去，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。“没受过婆婆的气，还不受大姑子的吗？命当如此！”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

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，才这样说。是的，命当如此。母亲活到老，穷到老，辛苦到老，全是命当如此。她最会吃亏。给亲友邻居帮忙，她总跑在前面：她会给婴儿洗三——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“请姥姥”钱——她会刮痧，她会给孩子们剃头，她会给少妇们绞脸……凡是她能做的，都有求必应。但是吵嘴打架，永远没有她。她宁吃亏，不斗气。当姑母死去的时候，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，一直哭到坟地。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，声称有继承权，母亲便一声不响，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，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。

可是，母亲并不软弱。母亲死在庚子闹“拳”的那一年。联军入城，挨家搜索财物鸡鸭，我们被搜过两次。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，等着“鬼子”进门，街门是开着的。“鬼子”进门，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，而后入室搜索。他们走后，母亲把破衣箱搬起，才发现了我。假若箱子不空，我早就被压死了。皇上跑了，丈夫死了，鬼子来了，满城是血光火焰，可是母亲不怕，她要在刺刀下，饥荒中，保护着儿女。北平有多少变乱哪，有时候兵变了，街市整条地烧起，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。有时候内战了，城门紧闭，铺店关门，昼夜响着枪炮。这惊恐，这紧张，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，儿女安全的顾虑，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？可是，在这种时候，母亲的心横起来，她心慌不哭，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。她的泪会往心中落！这点软而硬的个性，也传给了我。我对一切人与事，都取和平的态度，把吃亏看作当然的。但是，在做人上，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，什么事都可以将就，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。我怕见生人，怕办杂事，怕出头露面；但是到了非我去

不可的时候，我便不敢不去，正像我的母亲。从私塾到小学，到中学，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，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，也有毫无影响的，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，把性格传给我的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

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，亲友一致愿意我去学手艺，好帮助母亲。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，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。可是，我也愿意升学。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——制服，饭食，书籍，宿处，都由学校供给。只有这样，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。入学，要交十元的保证金。这是一笔巨款！母亲做了半个月的难，把这巨款筹到，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。她不辞劳苦，只要儿子有出息。当我由师范毕业，而被派为小学校长，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。我只说了句：“以后，您可以歇一歇了！”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。我入学之后，三姐结了婚。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，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，她应当偏爱三姐，因为自父亲死后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。三姐是母亲的右手。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，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。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，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，脸上没有血色——那是阴历四月，天气很暖。大家都怕她晕过去。可是，她挣扎着，咬着嘴唇，手扶着门框，看花轿徐徐地离去。不久，姑母死了。三姐已出嫁，哥哥不在家，我又住学校，家中只剩母亲自己。她还须自晓至晚地操持，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。新年到了，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，不许过旧年。除夕，我请了两小时的假，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。母亲笑了。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，她愣住了。半天，她才叹出一口气来。到我该走的时候，她

递给我一些花生：“去吧，小子！”街上是那么热闹，我却什么也没看见，泪遮迷了我的眼。今天，泪又遮住了我的眼，又想起当日孤独地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。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，她已入了土！

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，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。我二十三岁，母亲要我结了婚，我不要。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，老母含泪点了头。我爱母亲，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。时代使我成为逆子。二十七岁，我上了英国。为了自己，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。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，我还远在异域。那天，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，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，很早便睡下。她想念她的幼子，而不便说出来。

七七抗战后，我由济南逃出来。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。可是母亲日夜惦记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。母亲怎样想念我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可是我不能回去。每逢接到家信，我总不敢马上拆看，我怕，怕，怕，怕有那不祥的消息。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是安定的。我怕，怕，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，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。

去年一年，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。我疑虑，害怕。我想象得到，若不是不幸，家中念我流亡孤苦，或不忍相告。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，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，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。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，使我不再疑虑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，我接到家信。我不敢拆读。就寝前，我拆开信，母亲已去世一年了！